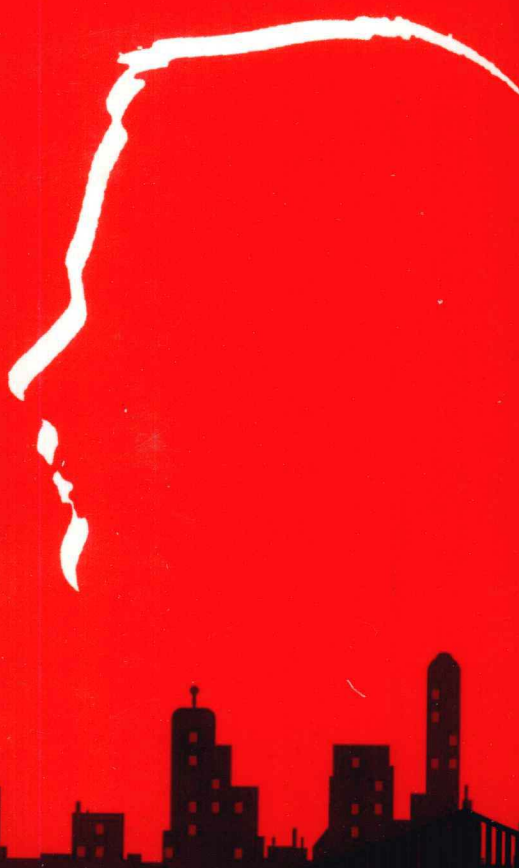


黑幕小说

破袭医院黑幕 解构官商谜团

看市长离任之前如何将权力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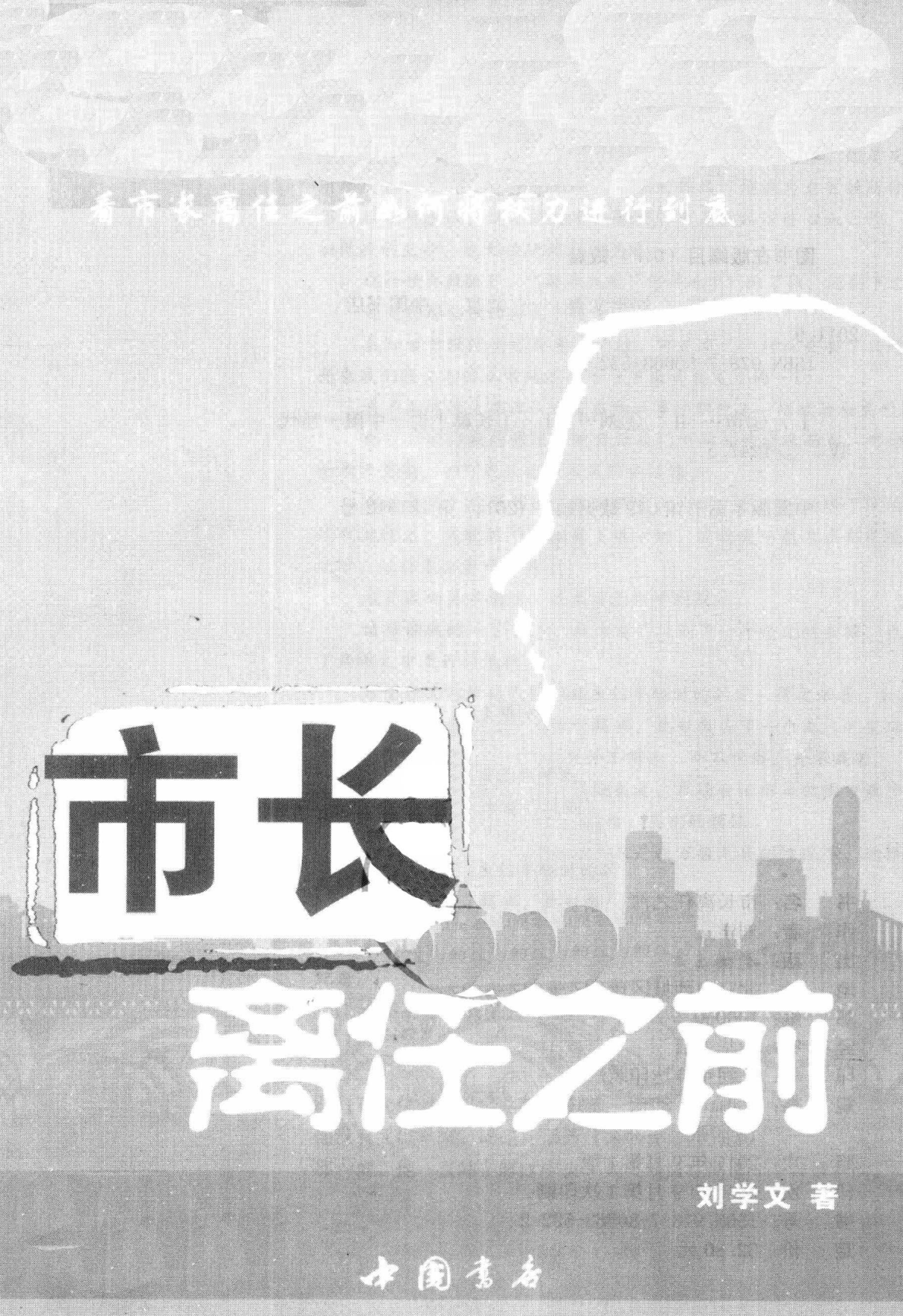
市长

离任之前

刘学文 著

中国书店

看市长离任之前如何将权力进行到底



# 市长

# 离任之前

刘学文 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长离任之前 / 刘学文著.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1.9

ISBN 978-7-80663-532-2

I. ①市…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312 号

书 名: 市长离任之前  
作 者: 刘学文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 格: 700mm×980mm 16 开本  
18 印张 38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63-532-2  
定 价: 32.80 元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曲直走下飞机。天空中正飘着片片雪花，雪花洋洋洒洒，悠然婉约。

作为河东市一市之长的他，刚刚从伦敦转道广州归来，一下子还难以适应北方这早到的飞雪。一个星期前，当他离开这里时，这里还是秋高气爽，丽日高照。

此刻，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外面罩着件西服，一阵阵冷风吹来，让他不免打起寒战。他双手抱胸，快步朝机场出港大厅走去。

曲直站在出港大厅的里侧，静静地看着秘书刘大为走出大厅。

几分钟后，刘大为重新回到曲直身边，曲直跟着刘大为走出大厅，一起坐进来接曲直的车里。

曲直将身体向靠背靠去，脑袋依附在靠背的顶部，一副放松的样子。

此行他是应市里一家大型企业之邀去爱尔兰，是那家企业与爱尔兰一家企业正在洽谈一个项目，需要他出面代表市政府支持一下，他便接受了邀请。回到广州时，他又因为有事要办逗留了一个晚上，此刻只剩下他与刘大为。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女儿曲晓的形象。他本来想趁这次机会，顺便看一看自己在那里读大学的女儿。女儿正在那里就读美术艺术专业。可是她正好与几个同学去他国采风，偏偏错过了父女见面的机会，想来曲直总觉得有几分遗憾。

别人家的女孩儿总是会和妈妈特别亲近，而曲晓偏偏不是这样，她仿佛从小就有恋父情结，对爸爸的依恋程度远远超过对妈妈的依恋。说起来也不是女儿的原因，是因为她妈妈欧阳子墨太酷爱艺术的缘故。她常常在外面奔波，不管是长江是雪域，还是湖海峻岭，一跑就是小半年。采风回来又会一头扎进画室创作，长年如此，没完没了。了解她的人，常常戏称她是桃花源里人。

时间长了，曲直也自然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不管再怎么忙，也不会忘记对女儿的关心与关照。他做了市长之后，那时女儿还没有出国，他才不再去参加家长会。那是怕他那张为人熟悉的脸，会被更多的人一下子认出来。从而使他出席家长会的正常行为显得过于隆重。可别的事情总还是少不了他的关心与关照。

轿车在一处花园式小区内停下，曲直走进了家门。家中四十多岁的保姆李丽给他开了门，又接过他的上衣挂进了衣帽间。曲直径直走进他爱人欧阳子墨的画室。

那一刻，欧阳子墨还是没有动身，依然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画着她的油画——《马之系列》。

她像是没有发现曲直的到来。

李丽站在画室门口看到了这一幕，欧阳子墨不可能不知道他走到了她身边。曲直按响门铃的那一刻，是她让她去给曲直开的门。李丽有些犹豫，走进去不合适，离开也不合适，迟疑了片刻，扔出了一句与她工作相关的话，“曲市长，您吃过晚饭吗？”

曲直迟疑了一下，“有什么现成的，再吃一点儿也行。”

李丽去了餐厅。

欧阳子墨终于放下手中的画笔转过身来，两手一摊，手上还沾着油画颜料，话里有几分调侃：“你看我忙得一塌糊涂。我想这样抱抱你？”

“还是抱抱你的油画吧！它才是你的最爱。”

“那是过去，不是现在。”

这句话似乎有些出乎曲直的预料，“过去与现在还有大的区别？”

“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这年头像我这样痴迷艺术，值不值得？”

曲直感觉到有些莫名，却并没有再问什么。

欧阳子墨伸出一双带着油污的手，用自己的双臂环绕在曲直身后，只是两手并没有合拢，又将脸贴在曲直的脸上，曲直也伸出双臂抱住了她。

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曲直仿佛一下子有了冲动，已经久违了的冲动。他整天忙于繁杂的事务之中，加上自己与欧阳子墨不时地擦肩而过，已经好久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她身体的起伏了。

他轻轻地推开她，她那身淡黄色的睡衣，看上去显得慵懒，它将她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曲直当然不是从那一拥之中，才体会出他再熟悉不过的她身体微微发福后的有节奏的曲线起伏。她那张自从他第一次面对时就喜欢上的脸，此刻正平静幽雅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看来，那仿佛是一张超凡脱俗的脸，仿佛生来就与艺术搭上了界。注视着她，会让他感觉到亲切和安宁。

曲直明白，当年当他一眼看上她时，最看好的就是她的气质，是那种艺术家般的气质——尽管那时她还只是一个高一学生。他们仅仅相识一年时间，就各奔西东。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忘记她最初留给他的那份童话般的记忆。

那时，她不仅仅是沉稳，还仿佛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不知道为什么，那份忧伤几乎一直伴随着她。

在他看来，那分明是一种美丽，一种淡雅而又高洁的美。

此刻，曲直在欧阳子墨那黑里透红的脸上，轻轻地扭了一下，便离开了她。

他刚刚走进卫生间，便仿佛听到电话铃声。几分钟后，当他走出卫生间时，欧阳子墨已经站在客厅里，她已经全然没有了刚才那般情绪。

“电话是找你的？”曲直信口问道。

“是找你的。”

“为什么不叫我？”

“闵家山去世了。”

“什么？闵家山去世了？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曲直震惊极了。

“说是意外死亡。我问人家，人家也没说什么，可能有难言之隐。明天早晨七点整在绿山殡仪馆火化，电话是国华医院副院长赵超普打来的。”

曲直呆坐在沙发上，眼睛潮湿，仿佛在自言自语，“五十多岁的年龄，身体也

还不错啊。怎么会一下子意外死亡呢？”

第二天一大早，曲直去了殡仪馆。

闵家山是市国华医院院长，这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医院。论起来，这样一家医院的院长去世，作为一市之长的曲直是大可不必非要亲自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但闵家山不同，他是曲直的高中同学，他们在一起曾经度过了相当长一段难忘的时光。何况这些年来，工作上也有过一些来往。如今，闵家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不去再看他一眼。

曲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告别大厅的，也几乎不知道自己在此种场合扮演的是与以往怎样不同的角色。前面谁在说什么，都说了些什么，他似乎根本没有听到。当他从迷茫之中醒过神来时，一首正在播放着的哀乐的与众不同，让他有了新的感觉。

他惊讶了，完全惊讶着。

他从在场人们的眼光中分明感悟到了他们与他同样地惊讶。那分明是一首摇滚歌曲。人们的议论声不时地进入他的耳边，“怎么会是汪峰的《直到永远》？”“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人们在这种与众不同的哀乐声中与闵家山的遗体告别。曲直也同样努力地让自己习惯于这种场合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安排。他站在闵家山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又缓步绕过闵家山的遗体。曲直看不到闵家山脸上的异样，更无法知道他临死之前是否痛苦。

走出告别大厅时，一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曲直，也留给了在场的人们。

闵家山为什么会突然匆忙离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 2

闵家山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由国华医院副院长赵超普主持的。离开殡仪馆后，赵超普径直朝医院赶去。

闵家山出事已经几天了，他的突然离世，给作为他副手的赵超普突然增加了难以招架的负担。

他也是最有可能接替闵家山院长位置的人选之一。赵超普要比闵家山小十多岁，他一米七五六个头，一头乌黑的头发，脸色黑红，那双大大的眼睛看起来，仿佛一下子便可以看到底。如果是他看不上的东西，从他的那双眼睛里便可以表现出来。他有医学博士学位，技术上颇有见地，看上去年轻有为。

可是自从三天前闵家山出事那天起，赵超普就一直没有得到过安宁。也就在闵家山出事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当闵家山意外死亡的消息传到医院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医院里就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那是对一名直肠癌患者施行切除手术时出了问题，手术恰恰是另一名副院长吕一鸣主刀。手术进行得倒是很顺利，手术结束，患者醒来时，却总觉得腹部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当患者家属把患者的感觉反映给吕一鸣时，根本就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接下来患者持续高烧，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就是高烧不退。经过CT检查，才发现手术时竟然将一只止血钳落在了患者的腹腔内。

当医院方面不得不如实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患者家属时，患者家属愤怒至极。他们非要求医院方面严肃处理不可。他们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将事故的责任者开除出医生队伍。

赵超普已经接待过患者家属三次。他是难为情的，他和医院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被媒体披露出去，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力主与家属和解，也就是私了。家属却说什么也不同意私了。这就给赵超普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赵超普不仅没有开除吕一鸣的权力，他甚至连给点儿什么说法的权利都没有。那是因为吕一鸣同样是未来院长接班人的重要人选之一。

赵超普并不明白，吕一鸣业务上也是过得硬的，怎么会在这种司空见惯的手术中，出现如此之大的纰漏呢？

此刻，坐在赵超普车上的还有秦刚，他是那天参与手术的麻醉师。他坐在赵超普旁边，谈起了那天的手术。到医院门口时，他们仿佛还没有谈及事情的本质，赵超普觉得秦刚或许有什么话不便于当着司机的面说。下车后，他主动把秦刚请进了办公室。

秦刚离开赵超普办公室时，赵超普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那天手术开始之前，吕一鸣已经知道闵家山出事了。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闵家山的意外死亡对吕一鸣当时的情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可赵超普说什么也无法排除对吕一鸣情绪波动方面的嫌疑。这甚至是那样强有力地左右着他对此件事的猜测，因为他太了解闵家山与吕一鸣之间的关系。他甚至知道闵家山的突然离去，会对吕一鸣的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吕一鸣看来，闵家山之死，甚至有可能会断送了他的大好前途。

此刻，赵超普更意识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自己应该怎样做呢？如果此前想与患者家属私了，是出于对国华医院利益的考虑，那么眼下出于私心，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也一定要将此事压下去。绝不能让别人感觉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落井下石，是乘人之危。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走进门来的是一男一女，赵超普与他们早就见过面。这一男一女分别是患者的弟弟和患者的老婆。从前几次曾经打过的交道看来，患者的弟弟是最难对付的。他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是见过世面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存在，赵超普完全相信只要给家属适当的补偿，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要求将主刀医生开除的主意显然是他的意见。赵超普当然明白，他是把长期以来对医院服务方面的不满，甚至是对社会其他方面的不尽如人意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地倾泻到了国华医院身上。

赵超普把患者家属让到沙发上坐下。

尽管赵超普再一次告诫自己一定不要激化矛盾，可他们之间的谈话还是又一次冲突起来，而且是激烈的冲突。

院长办公室主任李义走了进来，他是听到吵闹声后走进来的。他的到来并没有改变现场紧张的气氛。就在他们之间正僵持不下时，半掩着的办公室的房门又被推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男人同时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警察自我介绍，他叫王金生，是市刑警队刑警。他又把那个四十岁左右的刑警介绍给赵超普，他是市刑警队副队长，名叫陈勇。

两个人的到来，让李义，也同样让赵超普感到意外。

几分钟后，赵超普不得已只好跟着陈勇和王金生坐进了警车。

带走赵超普的理由是，他可能涉嫌闵家山之死一案，希望他配合调查。

警车飞也似的向远处驶去。一路上警笛不停地鸣叫着，这更增加了赵超普的心理负担。此刻，他觉得自己在警察的眼里仿佛真的成了一名犯人。他的心里乱极了，这哪里是什么配合调查呀？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几乎吼了起来：“你们这是需要我配合调查吗？你们是把当成了十足的罪犯！我会控告你们的。”

陈勇投来了蔑视的目光，“不用吵，有你说话的机会。我们会给你机会的。”

半个小时后，汽车停在公安局的大院里，赵超普跟着警察走进刑警队。这是位于办公大楼外侧不远处的一处平房区。路过几个办公室后，赵超普被带进一个单独房间。

赵超普的心情更加沉重。他从来就没有走进过这样的场合，更从来没有被这般无理地对待过。他抑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说吧，需要我配合你们做什么？”

“闵家山遗体的火化，是你一手安排的？”陈勇开口问道。

赵超普十分坦然，“是我一手安排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接到举报，怀疑闵家山之死与你有关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我们怀疑这不是一起一般的意外死亡事故。”

“那是刑事案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调查，不能就这样断然结论。”陈勇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掏出一个信封，拿在手里晃动着。他的眼睛并没有盯在那封信上。

“闵家山出事那天上午，你们一起走出了国华医院的大门。在此之前，你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争吵了一阵子，而且争吵得很厉害。”

赵超普惊呆了。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赵超普当然明白，他与闵家山之间的争吵几乎是家常便饭，他是医院里唯一敢在闵家山面前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即便是他每次谈完了自己的想法，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也一定要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说出来。至于采纳不采纳，那不是他自己的事。

“你们离开医院之后又去了哪里？”陈勇又一次开口问道，但口气仿佛有所缓解。

“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赵超普似乎答非所问。

“是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此事。”

“这完全可以在医院里进行。”

“在哪进行并不重要。”

“重要，当然重要。把我从医院里强行带走，会让医院员工产生错觉。”

“我们顾忌不了那么多。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吧。”

“那你首先需要说清楚，是希望我协助调查，还是原本就把我当成了犯罪嫌疑人？”赵超普无论怎样规劝自己，内心的愤怒，还是郑重地写在了脸上。

“我暂时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闵家山之死立案调查，与他接触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协助我们调查的义务和被怀疑的可能。况且你是医院里有人看到过和闵家山接触过的最后一个人。”

听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赵超普的情绪倒是平静了许多。

此刻，赵超普想到了闵家山出事的那天上午，他确实是与他争吵过，这次争吵与以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为医院的具体业务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关于把已经搁置已久的医院与五洲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置换协议难以操作的现实，向市里全面汇报的问题。

当然，争吵还是不果而终。争吵过后，他们几乎是一前一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分别坐进了自己的座驾。他们一起应邀前往千山医院，参加了一个肿瘤患者的会诊。

从离开国华医院到会诊结束，整个过程只有两个多小时。当会诊结束之后患者家属要请他们吃饭时，他们拒绝了。赵超普并没有在医院里逗留，因为下午还有一台手术等着他做。

想到这里，赵超普十分配合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在场的刑警。

陈勇与王金生并没有表态。

“我所能提供给你们的情况也就是这些。别的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你们要拘留我？凭什么？凭你们的主观猜测？”

“赵院长，你言重了。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会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

“我再重复一遍，我所能给你们提供的情况只有这些，我可以任由你们去调查。我是问心无愧的。如果有证据证明闵家山之死与我有关系，你们随时可以拘捕我。可是在你们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之前，你们没有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况且下午还有一台手术需要我主刀。”赵超普的情绪又一次被激怒。

“赵院长，请不要激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情况，还远远不够。那天你离开千山医院之后，闵家山也没有在那家医院逗留，他是紧随你之后离开医院的，而且就在你的身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医院监控录像中得到证实。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是一个人开车出行。所以你自然成了他出事之前接触到的最后一个人。所以你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有关他出事之前更多情况的人。不是这样吗？赵院长？”

赵超普最终也没能离开刑警队。他不得不把电话打到了医院行政办公室。他让李义通知需要他主刀的手术推迟进行。他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这在患者家属中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他已经鞭长莫及。

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他离开医院时是被警察带走的。他最担心的是这一消息会在医院里不胫而走。这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

赵超普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他坚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他们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仅凭目前的主观猜测，是不可能将自己拘留的。他相信他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正像他猜测的那样，已经日落时分，赵超普终于被允许离开刑警队。那一刻，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义愤。

近乎一整天的折腾，最终他还是回忆起了那天与闵家山分手之前的情景。临分手时，他听到闵家山手机响过之后，看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这时，赵超普便走出了医院大门。

赵超普在走出公安局之前，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勇。他并不知道他提供的这一情况，对刑警侦破案件是否有价值。他更不知道他提供这一情况之后，会对他今后产生怎样的影响。

他无精打采地走出公安局大楼。

### 3

下午，市长办公会结束后，市卫生局局长李亚文走到曲直面前。曲直意识到他一定是有话想说，主动与他打了招呼。曲直与李亚文站在会场的一角，他们直接聊起了关于闵家山之死的话题。

上午参加闵家山遗体告别仪式时，尽管曲直对他的意外死亡同样充满疑惑，基于他的特殊身份，他最终并没有过问什么。作为一市之长的他，能前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完全是考虑他们个人之间的交往，而与他的市长身份并无多大关系。

与李亚文的交谈，让曲直更感觉到意外与震惊。

原来，闵家山的遗体是在海上被发现的。

那天晚上四点多钟，几个垂钓爱好者驾驶着带尾挂机的木制舢板船返航途中，发现船行驶方向的左前方隐约有一个漂浮物，像是人的模样。出于好奇，船老大便把船开了过去。当船行驶到漂浮物跟前时，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一具尸体面朝下漂浮在海面上。他们借助于抄鱼用的抄子，慢慢地把遗体拉到船舷一侧，几个人一齐动手把尸体拉到了船上。

发现尸体的过程并不复杂，船靠岸后，马上聚集了不少围观的人。事情也极其凑巧，当场竟然有一个人认出了死者。那是一个曾经在国华医院住过院的患者家属。不久前，他老爸在国华医院住院时，闵家山曾经和查房大夫一起去查过房。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人把电话打到了国华医院院长办公室。再接下来，事情就更加简单，没过

多久，警察、医院方面的人，还有闵家山的爱人夏丹等人，先后赶到了海边……

闵家山为什么会发生意外？意外又为什么会发生在海上？

难道会有人加害于他？谁会与他有这样的过节呢？

警察又是拍照，又是录像，最后又检查了身上是否有被伤害的痕迹。

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后，两名法医赶到了现场，临时用条型无纺布围成一个围栏，他们从尸体的胃中取出了一些残留物之后，便将尸体运走。

最终的化验结论是胃里只是有一种叫缬沙坦的残留物。闵家山之死基本可以确定为溺水死亡。

原来胃中的残留物其实就是一种降压药。正常服用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即使是在他的胃里发现了这种成分，也说明不了什麼。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因此便不能立案。

依曲直对闵家山的了解，他平时并没有高血压，怎么会在他的胃里有大量的降压药残留呢？

尽管没有立案，尸体也已经火化，可是曲直心里依然对闵家山之死充满了疑惑。

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人们的议论。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蹊跷，又怎么能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呢？

整整一个白天，稍微闲下来的片刻，他就会想到闵家山之死。他无法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告诉别人，除了对闵家山缘于他们早就缔结下的友谊之外，他还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闵家山之死真的成了一个谜，会不会与市里曾经向市民许诺过的要办的二十件大事有关？国华医院的改扩建工程，曾经是那二十件大事之首。眼下两三年都快过去了，本届政府的任期已经过半，此前曾经向市民许诺过的事情都已经完成，唯有这件市民和人大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却始终没能落实。

难道闵家山之死，真的会有什么问题？

曲直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坐在了沙发上。他将电视机打开，目光散落在电视屏幕上。保姆几次叫他吃饭，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欧阳子墨感觉到他有些异样，便坐在了他身边，“有什么心事？”

曲直的目光移动到欧阳子墨的脸上，“没事。就是有些累了。很想好好休息休息。”

这只是他的搪塞之词，累只是一方面。他的脑海里确实是正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试图破解一个大大的问号。

欧阳子墨最终也未能从他那里听到什麼解释。

曲直一直坐在沙发上，依然没有摆脱关于闵家山之死的困惑。欧阳子墨再一次催促他吃饭，他们一起走进了餐厅。

走出餐厅后，曲直便去洗了个热水澡。不知道为什么，欧阳子墨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晚饭后走进自己的画室，而是直接去了卧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曲直穿着一身浴衣走进卧室。欧阳子墨知趣地将电视机的声音调整到最低限度。两个人并排躺在床上，两双眼睛同样漫不经心地盯着前方，没有

谁知道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欧阳子墨侧过身去，“你是不是还在想闵家山？”

这似乎有些出乎曲直的预料之外，“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他？”

欧阳子墨没有回答，她犹豫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才慢慢迁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也去了。”

曲直有些吃惊，一下子转过头来，“你为什么要去？我怎么没看到你？”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去看看他，最后看他一眼。因为……因为……”

欧阳子墨像是有难言之隐。

曲直又一次转过身来，“因为什么？你们之间有什么来往？”

欧阳子墨迟疑了片刻，“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欧阳子墨终于慢慢地将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详细地倒了出来。

欧阳子墨一个大学同学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寻找工作无果，便想到了欧阳子墨做市长的老公，希望让她老公帮帮忙。那个女孩儿是一家名牌艺术院校学摄影专业的学生，她本来学的这个专业寻找工作就比较困难，加上正赶上金融危机爆发，找起工作来就更成了问题。欧阳子墨碍于多年交情的面上，加上她又不想让人家说她因为老公当了市长而疏远了人家，便答应了她帮助试试。可她又不想因此而增加曲直的责任，于是便主动找到闵家山。而在此事发生之前，她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曲直与闵家山的关系，找过闵家山帮忙找医生诊病。

欧阳子墨去找闵家山时，闵家山很给面子。一个多星期之后，那个女孩儿被安排进医院做了医学摄影，这让欧阳子墨的同学甚为高兴。事情办完后，欧阳子墨并没有告诉过曲直。

欧阳子墨缓慢地叙述着，她似乎是在注意曲直的反应。曲直并没有说什么。房间内是寂静的。寂静得只能听到电视机里发出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还是曲直打破了寂静，“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还有，还有……”欧阳子墨几乎是不假思索。

“还有什么？”

“那次去北京搞画展时……”

曲直干脆打断了他的话，“搞画展与他有什么关系？”

欧阳子墨的头没有转向曲直，但却感觉到曲直态度的严肃。她没有再说下去。

曲直更加直截了当，“搞画展你也去找过他？”

曲直的目光似乎有点儿逼人，欧阳子墨似乎极不适应这种目光。可她最终还是慢慢地讲起了那件事。此刻，她知道如果不把情况说清楚，她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理由并不充分，尽管事情已经过去。

那还是她自从美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走出自己生活的城市搞个人画展。去北京搞画展一直是她多年的愿望，那不仅仅需要自己好的画作，还需要金钱的支持。

那是她去国华医院看病时，十分偶然地提到了正在筹备去北京搞个人画展的事，当时闵家山正好在场。

此后不久，当欧阳子墨再次与闵家山见面时，闵家山便主动提到此事，他提出由他找朋友帮忙出资赞助。后来这件事也就真的运作成了。为此，欧阳子墨是感谢闵家山的，她也对闵家山多出了一份好感。

“这种事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一声？”尽管有几分指责的成分，可是曲直的态度还是平静的。

“我没感觉到有谁因为这件事而有求于你，也就没有和你说什么，也是不想给你增加负担。”

曲直没有再说什么。

这些年来，他对自己的妻子是满意的，除了她刚刚说的这件事之外，他感觉到她还从来就没有背着自己做过自己不希望她做的事情。想来自己对妻子是问心有愧的，自己对她搞个人画展这样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就不用说别的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曲直转移了话题，“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听到了什么没有？”

“没听到什么。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我又在那里多待了一会儿，毕竟与别人不一样，闵家山是你的同学，我们和他两口子都熟。既然去了，直接走了也不好。不过我与夏丹打招呼时的感觉让我不舒服，我觉得不太对劲。”

“为什么？”曲直有些吃惊。

“我一直觉得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可是我却觉得她对闵家山的突然离去，没有我想象得那样悲伤。”

“不对吧？怎么可能呢？是你想多了吧？”

“不是，肯定不是。我总觉得和以往不一样。”

“凭什么这样说？凭你的感觉？”

“是凭感觉。你注意到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那首哀乐了吧？很特别，很与众不同。你可能不关心这些，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那是汪峰的摇滚歌曲《直到永远》，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放这样的歌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也注意到了，我也感觉很特别。我也没有遇到过这么特别的。我当时也对此产生了疑问。”曲直迟疑了一下，“这是夏丹的主意？”

“不是。在场的好多人都有疑问，我搞明白了，那是一个叫裴小林的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的主意，听说是她坚持这样做的。”

“她和闵家山是什么关系？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权力？”

“据说她是闵家山资助过的学生，从高中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因为这个原因，她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别人也没有加以干预？”

“我看到过这个女孩儿，她长得很漂亮，也有气质，看上去很自信。”

“我从来就没听闵家山说起过这个人。”

“你以为什么事人家都会告诉你呀？”

“那个女孩儿是不是一个大高个？一头披肩长发，圆圆的脸，却很秀气，举止看起来很大方。她的穿着也很特别，站在家属队伍里？”曲直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应该是她，我看夏丹与她也很熟。”

“是这样？”

“不然，放什么样的哀乐，怎么可能由她说了算？”

她与闵家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她真的仅仅是闵家山资助过的一个学生吗？

此刻，又一个偌大的问号涌入曲直的脑海。

## 4

赵超普走出刑警队前，陈勇告诉他，没经过他的允许，他是不能随便离开这座城市的。他必须随叫随到。

赵超普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卷入这场谜局的。

当他再一次像以往那样走进国华医院大门时，医院的不少员工向他投去了异样的目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敏感了，敏感的程度几乎让他能感觉到无风吹拂时青草的摆动。

在与闵家山的接触中，在走上医院领导岗位之后的两年里，他就渐渐地敏感起来。他也不知道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那天上午，每天一次的院务例会正常举行。七点半钟，所有应该参加会议的人都走进了会场，会议理所当然地由赵超普主持。开会时间已经比往常向后拖了十分钟，吕一鸣却依然没有到场，也没有电话打来。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

赵超普离开会议室朝办公室走去，恰巧与吕一鸣相遇。赵超普有心想与吕一鸣打招呼，这是他们平日里谁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可他竟然发现正当他要与他说点儿什么时，吕一鸣竟然把头转向了另一侧，有意识与他擦肩而过。

走进办公室，赵超普觉得不快，他坐在办公桌前，两眼呆呆地盯着前方，渐渐地将自己被刑警队关注的缘由，集中在吕一鸣身上。

赵超普越想觉得问题越清楚，所有的感觉都指向了吕一鸣。

不知道过了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出现了两个对他来说犹如恶魔般的面孔——陈勇和他的那个小兄弟王金生。正是这两个人昨天竟然纠缠了他整整一天。赵超普意识到不能将自己内心的反感，郑重地写在脸上。他强作笑颜奉迎着眼前的来人。

“没有办法，我们还得打扰你，还需要得到你的配合。”陈勇还没有坐下，便开诚布公。

“配合什么？有什么好配合的？”

“看来你不想配合我们？”陈勇一脸的严肃。

“也没有那么严重。不配合的话，我不就更成了嫌疑犯？”

“如果想摆脱嫌疑，那很简单，你必须证明你与这件事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我本来就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赵超普一脸的无辜。

陈勇低头停顿了片刻，又抬起头来，颇有几分深沉，“昨天你给我提供的信息很重要。我们当即就去查了闵家山的通话记录。你怎么证明那个电话不是你打的呢？”

“本来就不是我打的。还要什么证明？”赵超普有些反感，“我不希望你们使用的调查手段太惯常，太低级。别让我瞧不起你们。”赵超普柔中有刚，让对方不得不又一次沉默起来。

“赵院长，我想问你，如果一个被保险人死亡，那最大的受益人将会是谁？”陈勇迂回起来。

赵超普不无蔑视地注视着陈勇，“这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根本不值得我回答。”

“那我想告诉你，闵家山如果是人为地被害，总应该有一个最大的受益人。而从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他生前并没有与什么人结下死结。他的善良他的为人在医院里是有口碑的。”

“我不怀疑这点。可你们之所以纠缠着我不放，自然是因为他死之后，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赵超普有几分激动。

对方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赵超普接过电话，听对方说着什么。

电话挂断后，赵超普的目光又移向了陈勇，“如果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还是这样无理地纠缠，请恕不奉陪。我希望你们马上离开我这里。你们昨天的举动，已经给我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他停顿了一下，“在我的员工面前，这等于说我就是杀害闵家山的凶手，至少我与这个案件有牵连。凭什么？我凭什么要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办公室内一片寂静。

也许是赵超普态度严厉的缘故，陈勇的态度有了变化，“请不要激动，这样做，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我们会尽力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来这里，还是想继续从你这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给我们提供他接过电话的情况，我们查过了，那是一个全球通手机卡，并没有实名登记。尽管你不愿意我们用这样的思维考虑问题，我还是想告诉你，你必须证明这个电话不是你打的？”

赵超普抬起头来，异常郑重地看着陈勇，“看来你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而来？”陈勇点了点头。赵超普继续说道，“如果是我打的，我为什么要向你们提供闵家山离开千山医院之前，曾经接过电话的信息？那不是飞蛾扑火吗？”

陈勇不置可否。

“那你们直接拘捕我好了。”

“赵院长，我还是想再一次提醒你，请不要激动，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闵家山之死，很可能只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如果是那样，刑警队是不应该介入调查的，可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有人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写了署名举报信，这封信矛头又直接

指向了你。而你又是最后一个在人们视线里与他接触过的人。”陈勇放慢了速度，显然是在注意赵超普的表情，“还有，有人怀疑你有消灭证据之嫌。”

“什么？我有消灭证据之嫌？”赵超普十分震惊。

“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对操办闵家山遗体火化这件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能和我解释一下吗？”陈勇的态度越发从容而又平静。

赵超普终于明白，陈勇他们为什么会总是盯住自己不放，背后确实是有人在做自己的文章。

此刻，他想到闵家山出事的第二天，李亚文曾经给自己打过电话，当时李亚文已经知道闵家山发生了意外，他特意打电话叮嘱他要暂时担当起主持医院正常工作的担子，不能因为闵家山的离去而搞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也就是那天下午，一个陌生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自我介绍之后，赵超普知道来人是闵家山的内弟夏岐，他说明了来意。他是代表他姐姐来找赵超普的。他姐姐希望第二天将闵家山的遗体火化，之所以这么急，就是因为他家中有一条传了几代的规矩，人死之后，三天之内必须入土，是为了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赵超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这件事的，一切都是按照家属的意愿操办的，只是涉及需要医院方面做的工作，大都是由赵超普安排医院员工做的。比方说都通知什么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如何与殡仪馆接洽等等。

难道这也成了自己的罪过？

他并没有再解释什么，反倒慢慢地平静下来，“我非常想知道想致我于死地的人是谁？我知道他吕一鸣早就觉得我是他加官晋爵的障碍，不过也不用使出如此手段吧？”

片刻之后，陈勇既像是回应赵超普提到的问题，又像是故意岔开了话题，“赵院长，你认识一个叫裴小林的女大学生吗？”

赵超普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陈勇，仿佛不理解陈勇此刻的用意，想了半天，才一边慢慢地摇头，一边做出了反应，“不认识。不知道裴小林是谁。”

“那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那首《直到永远》，你总应该听到了吧？这件事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晚上，办公室主任李义和我汇报工作时提到的， he 说是家属的意见。我以为是闵家山爱人的意见，也不方便多问什么。”

“据我们了解，这并不是他爱人的意见，而是一个叫裴小林的女孩儿的意见。”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赵超普一脸茫然。

陈勇站了起来，脸上仿佛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我们该走了，也许我们还会来找你。”

赵超普并没有起身，甚至连礼节性的送别都没有。陈勇的云山雾罩，让他更加感到茫然。

## 5

闵家山的住宅坐落于香樟北路靠近山南坡的一个小区里。

曲直和欧阳子墨一起坐进车里，司机平稳地驱动着轿车朝闵家山家驶去。

曲直是在欧阳子墨的建议下去看望夏丹的。这依然与他的市长身份无关。曲直比欧阳子墨更加明白，当年他读高中时，如果不是闵家山曾经那样真诚地帮助他，他绝不会有今天。

曲直出生在河都市北部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排行第三，两个哥哥都只读到了小学就因为家中生活困难而辍学。到了曲直读书时，父母看到他读书十分用功，而且学习也好，最后便咬牙让他读到了初中。而曲直坚持要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结果真考上了县高中。他坚持要去读书，父母拗不过他，最后一咬牙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走进县高中学生宿舍时，他便结识了当时家在县城里的同学闵家山。八个人一间宿舍，闵家山与曲直住上下铺，曲直主动提出来住在上铺。接下来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超出了别的同学之间的关系。

谁也没有想到，在读到高中二年级时，曲直原本困难的家庭突然出了一件大事：他妈妈患上了肝癌。当他听到这一消息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同样难逃与哥哥们一样的命运——必须辍学回家。事情真的没有出乎曲直的预料，经过大半年的折腾，家里的债台已经达到几万元，虽然经过手术，但他的妈妈还是离开了人世。就在高三将要开学时，他爸爸告诉他让他退学回家。当曲直听到这一决定时，心里并没有过分地震惊。

尽管如此，当他真的要离开学校时，他的心里还是难受极了，可他知道他没有一点理由违背爸爸的意愿。

那天，他去学校准备向同学和老师告别。

就在曲直提起行李准备往外走时，闵家山匆匆忙忙走进宿舍，他挡住了他的去路，“不走了，不要走。我和我爸爸妈妈商量好了，高中还有一年半时间的读书和生活费用，都由我爸爸妈妈负责。今后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用什么，你就用什么。”

正在宿舍里的几个同学被感动了，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闵家山。

最被打动的当然是曲直，他傻傻地站在那里，手里的行李掉到了地上……

轿车停在闵家山的住宅楼前。

夏丹已经知道曲直将来造访，门铃响过之后，楼道门便被打开。

只有夏丹一个人在家。曲直看到夏丹的那一刻，仿佛觉得她还没有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她脸上的抑郁之情远没散去，眼袋沉重地下垂着。寒暄之后，曲